

红军家族

前
传

西风烈，长空雁叫霜晨月。一霜晨月，马蹄声碎，喇叭声咽。
雄关漫道真如铁，而今迈步从头越。从头越，苍山如海，残阳如血。

绍武 会林 ★ 著

上卷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红军家族

前
传

绍武 会林 ★ 著

上卷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

谨以此书献给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

上
卷





他，走了。送他的人很多，许多都是慕名而来。

在他那辈人中，他几乎可以说是走在最后的。很巧，当年长征的时候，他也走在最后，担任红军的后卫。过草地，后面没追兵了，他又做了收容队的总指挥，负责把那些掉了队的、躺在路边的、奄奄一息的同志叫醒、扶起，抬着、架着、挣扎着前进。整个红军一路拼杀，一路突围，完全是一支筋疲力尽的队伍了。他指挥的部队，更是以疲惫之军收容疲惫之旅，艰难跋涉，痛苦备尝。能活着走出草地，那是侥幸了。不少被他收容的人，新中国成立后成了国家的军政要人。当人们感谢他时，他总是摇头制止，不无遗憾地叹息道：“任务完成得不好……我这个收容队，自己也需要收容，有些该收容的没有收起来……”他的自责是真诚的。他为人厚道，质朴无华，在危险、困难面前坚忍不拔，从不推诿。在同辈人中，他算年轻的，同志们却把他当作兄长。

他，就是开国将军：曾纪耘。

他把同辈的人陆续送走了，现在送他的都是晚辈。这一次送别，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。那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产生了巨人的年代。在战争的漩涡里，他从战士做起，从中央苏区的五次反“围剿”的枪林弹雨中走出来，先当政委，后做司令。那是一个特定的考验人的年代，严酷的现实锻造了人，能干好政治，就能干好军事！他没上过正规学校，但是，你不能说他没文化。十几岁起就在红军这座绿林大学里念书、识字，从初级班到中级



班，再到高级班深造，后来成为某军事学府的教务长，还是“孙子兵法”研究领域里的领军人物。

他是农民子弟。祖父是清朝官家的奴仆——马夫。因为在清剿太平天国战事中救主有功，才获得独立的人格，并获赠主家的姓氏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他修过铁路，管过军垦。在困难时期又管过财政，被人们称作“屁股后边挂小刀的大管家”。因为在审核各地财政开支时，他往往是削减、削减，再削减，把不必要的、可要可不要的开支削去，惹得大家不高兴。个别开国元帅不小心超支了，超支的部分在他那里也不准报销。尽管元帅是他的老领导，是他的恩师，照样公事公办。元帅也没得说，只好从自己工资里逐月扣除。

这是绿林大学的文化，品位较高，属于纯正、实在、很少泡沫的那一类，很管用，有信誉。这文化，上通马克思主义，下接中国古老文明的深厚底蕴。中国农民，可以不识字，但是懂得做人要善良忠厚、尽职尽责，仰无愧于天，俯不忤于地，让自己活得心安理得。

后来，中央让他管农业，这一回可真的掉进“火坑”里了。当他从“火坑”中走出来时，已垂垂老矣！

在“火坑”中，他想得最多的，是出来以后办他想办而没办成的事。因为，他确信那是几亿农民的心事，办成了利国利民。然而，他刚回到家，一个“老”字紧跟着来敲门了。这是个陌生的“客人”，此前，他没有见过。虽然有时不免议论几句，也不过是“少年不识愁滋味”式的强说“愁”而已。如今，这个客人真来了，不走了，就和他住在一起！他第一次尝到了“老”的滋味。这味道，十分苦涩，尤其是他想办的事还悬在半空，他感受到时间的紧迫。

遥想当年，出生入死，驰骋沙场七十余载，尽管逆境多于顺境，他都能上天入地，左右迂回，时间充裕，空间广阔。不论干军事、干政治，管军垦、管财政……真是样样来得，而现在却落得个样样来不得。他不服老，以为只要中央下命令，自己就可以干。

在饭桌上，曾纪耘几次对妻子、儿女说：当年某某坐在担架上，照样指挥作战嘛……

妻子点头作证。

儿子兆民则说：“哎呀，老爹，好汉不提当年勇！现在？没人给你抬担架啦。再说了，您老人家是屁股后边挂小刀的，元帅您都敢削，谁愿意找这个麻烦？”

“什么麻烦?!”老爷子愤怒了。

“好，好，好，不说了……”兆民赶紧退却。

老爷子更生气了，“你别走！”

老伴儿佯装生气，对儿子说：“别惹你爸生气。”

女儿兆凡立刻抱起娃娃，送到老爸怀里，“娃娃，叫姥爷呀！”

“姥——爷！”

小外孙稚嫩的声音，像一股清泉沁人心脾，浇灌了曾纪耘干涸的心田，好舒服啊！因为，这样的声音，暗合了他在绿林大学里学到的文化。那种文化的本质，就是清流，不含任何杂质，更没有污染。虽然清流不免过于单纯，却是维系生命的源泉，不可或缺之所在。

老伴儿、儿女还在劝解：“变了，时代变了，也该歇歇了！”

“……是啊！”他不得不点头。

可是，点头归点头，这弯子不是一下子能转过来的。就像一辆马车，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，跋涉又跋涉，攀登又攀登，终于走出了泥泞，前面就是通衢大道。正处于欣喜之中，却突然被叫停了。惯性造成的痛苦、尴尬、不适应，让他火急火燎。越是看到改革大潮涌动，越激起他参与的冲动，因为，这正是他所欲、所求的。可是，一个“老”字，把他推到了一边；而潮流风起云涌，就在他身边演进着。安徽的包产到户，苏南的社办工业，上海宝山钢铁公司的引进先进成套设备、大规模建设……这些消息让他激动，让他失眠，心中跃跃欲试。但一个“老”字横亘在他面前，竟然无法跨越。雪山、草地都过来了，世界上可还有他翻不过的大山啊！

在革命的轨道上，他已经奔波了一辈子。从只有四百万人口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干起，到五万万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，再到为实现国家工业化这艘“大船”拉纤，出生入死不避凶险，胼手胝足不遗余力。现在，工业化的大船即将从小农经济的港湾里驶出，前面就是宽阔海洋，海风吹



来，海味扑鼻……一生的奋斗，流血、流汗、流泪，跌跌撞撞好容易看到“大海”了，却因为一个“老”字，他被叫停了。

是的，他承认这是个硬指标，无法逾越，无话可说。但内心的挣扎和痛苦，仍然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。

这期间，老领导、老战友，不断因为一个“老”字，去了八宝山。他每次送战友远行，都情不自禁地想到长征中当后卫，过雪山做收容。每当前边的大部队走了，后卫拼杀得空空落落、飘飘零零，虽然悲壮，却也凄凉。如今，战友们几乎走光了，好像空荡荡的战场。听周围的年轻人说起他所经历的时代，常常有张冠李戴、风马牛不相及的笑话和谬误。他惊奇地发现，他和他的时代已经远去。

在他心中，那个时代是鲜活的、厚重的，虽然已经远去，却历久弥新，回味无穷。然而，在现实中，那个时代已经是历史，历史已经翻过了一页。唉，何止一页啊，那是一本合上的历史书，硬邦邦的封皮把它裹得紧紧的，封存在图书馆阁楼上。年轻人，已被眼前一波又一波的新潮搅得眼花缭乱。闹点笑话，算是平常又平常的事了。不过，历史毕竟是历史，现实又毕竟是现实，相互间虽然有内在的脉络传承，陌生、隔阂和不理解，同样是现实的。曾几何时，他这个叱咤风云的后卫司令、收容队队长，竟成了那段历史留下来的一个长尾巴。

他的这个尾巴，还经常翘起来，要评说一下现实生活中看不惯的事情。

比如：

“现在开会用花太多，而且都是鲜花！一支鲜花要多少钱？招待外宾，和人家谈判，摆几盆花是需要的。政府机关开会，摆那么多花干什么？是花摆得越多，会议质量就越高？我看不见得！”

为此，他专门去花市问花价。回到家里，让孩子帮助计算。

“我数过，一个中型会议，主席台前要摆将近两百盆花。有百合、玫瑰，还有什么康乃馨。来，算一算得多少钱？”

计算结果十分惊人。

他吼起来：“真不得了！这是摆阔，是浮夸！不惜民脂民膏……”

“哎哎哎，”儿子连连劝止，“老爸，别激动呀！”

“怎么能不激动?! 这么大的国家，这么多的政府机关，天天开会，天天摆花。我要建议财政部，就摆花做一个专项调查和统计，这个数目会吓死人的！”

“哎呀，老人家，您就别操这份心啦。已经形成风气，中央也改变不了。”

“不对！”老人家尤其听不得儿子的劝解，“你呀，入鲍鱼之肆，久而不闻其臭！”

对父亲的指责，兆民只好无可奈何地笑笑。他理解老父亲的苦衷，却又觉得何必如此认真，于是调侃地说：“可惜，您屁股后边那个小刀没有了。”

“你别打岔。我估算一下，全中国天天开会，月月开会，上上下下、大大小小的会议用花，加在一起，将超过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的行政费用！”

“有那么多？”兆民疑惑了。

“只多不少！”曾纪耘斩钉截铁地说，“战争年代，我们打一发榴弹炮，就等于打掉一户中农的家当，所以总在教育战士们要节约弹药。可现在，全中国开一天的会，相当于一个县的财政收入！你还觉得我是多管闲事？！”

“不，不，不。”兆民虽然也是一个部门的负责人，但毕竟是他的儿子，对老父亲的推理和愤慨，一一照收不误。

“你别逃，”老人家以为儿子要退却，穷追不舍，“什么已成风气，中央改变不了？那是因为心中无数，没有统计，没有数字，就不认识嘛。”

兆民拜服，连连点头称是。

“数字是很厉害的。”老爷子像是制服了对手，得意地说，“不过，仅有数量上的认识不够，还需要质的分析。”

“哟，您要上纲上线啦？”儿子半真半假地说。

“这是浪费，是奢侈，是摆阔，是地主老财、封建官僚遗留下来的意识在作怪！”



“对对对，还有资产阶级……”

儿子想为老子补充遗漏，又被老子制止，“你呀，就是想对付我。我告诉你，资产阶级不敢浪费，舍不得摆阔、奢侈，他要把钱投向扩大再生产，投向研发，改进技术，让自己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。你看，电视里，美国国会也好，英国议会也罢，哪个国家开会摆那么多花？”

“哎呀，我还真没注意。”兆民惊奇地说。

“是啊，我们阔呀。也许这是你们常说的潜意识、无意识在作怪。应该想到，这个怪的背后是什么？是寄生的封建意识、腐朽的官僚遗毒在起作用……”说到这里，老人家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“唉，‘文化大革命’，本来应该革封建主义的命，毛主席他老人家给弄错了！”他无限感慨地摇头，“贪污和浪费是最大的犯罪，这个东西对社会主义的破坏触目惊心！你觉得我的担心是多余的？”

儿子赶紧否认：“没有，没有。”

“现在，城市里有成千上万下岗工人，农村里，亿万农民正在离开土地，实施转型。这是历史性的大事，不容易啊，是痛苦和欢乐交织在一起的转型！转得顺不顺，成功不成功，天天在考验我们共产党人，是不是像党纲上说的的那样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；考验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，到底是灵还是不灵！……”

一句“灵还是不灵”，把在大学里讲天文学的兆民触动了，“您说，社会主义制度到底灵不灵？”

“当然灵！”语气坚定，双目瞪圆，一副神圣不可侵犯的模样。

兆民明白，自己一不小心，触动了老人家的神经，想笑也没敢笑出来。但他心里在嘀咕，这事只许您说，不许别人问。

“当然灵！”老爷子又重复一句，“别忘了，我们的改革开放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！没有这个巨人，中国人的腰杆直不起来；没有这个巨人，我们就没有消化资本主义先进技术的胃口；没有这个巨人，中国的现代化会经历更长时间的痛苦和煎熬；没有这个巨人，社会主义还会走更多弯路；没有这个巨人，就不能为社会主义事业开辟一条新路！你呀，不要那么狭隘、小气，老放不下父亲受的那么点委屈。那算什么？比起长征，比起抗

日战争，比起抗美援朝那种苦难、那种牺牲，唉，”他又叹了口气，“那是没法比！……再说，巨人也会犯错误，而且会犯大错误。毛主席说，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，使我们聪明起来。”

儿子笑了，“您还能背毛主席语录。”

“这更是思想，是正确思想，是真理，是财富……”

儿子有些不以为然地说：“您现在……不是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嘛，还老想着什么真理、财富的干什么，就独善其身吧。”

“我这就是独善其身，独善，不是自私。”老人家自有道理。

“哎呀，你老人家这么独善……累不累呀？再说，这管用吗？您还不接受教训……”

“什么教训？”

“您忘了，您自己领导建造关押反革命分子的监狱，到头来关押了您自己！”

“已经平反了嘛，证明我是对的。”

“哼，差点儿赔上老命，弄得全家扫地出门……”

“咳，过去多少年了，你还唠叨什么。你呀，四十多岁的人啦，还这个样子。我早就告诉你们，要为真理而斗争，不是嘴上唱几句就行了，要付出代价的。你那点委屈，跟我们这辈人比，不过是九牛一毛。你看我们有几个整天诉委屈的？革命嘛，就要有革命的精神，革敌人的命，也要革自己的命。革命前进了，你高兴；革命倒霉了，你不要抱怨，硬着头皮，咬牙挺过去嘛。毛主席说，从头越，苍山如海，残阳如血，那是什么境界？！”老人的话打住了，陷入了沉思。

父亲在想什么呢？闪回到长征中的娄山关？想起了“东临碣石有遗篇”的北戴河？还是“无限风光在险峰”的庐山大会堂？这些都是他“从头越”的起点？不，怎么能是起点呢？那又该是什么点呢？兆民想不清楚。

兆民是曾纪耘的小儿子。娄山关、北戴河、庐山演绎的故事，他不懂，因为，在他懂事的时候，那都已是昨夜星辰了。他和同辈人一起上山下乡，又一起回城。由城市到乡村的经历，让他对所谓政治产生反感。上大学后一头扎进天文学里。他对大宇宙中的类星体的故事知道得更多、更



详尽，被父亲指责为不问政治，或对政治有偏见的革命后代。不过，他在英国留学期间，在类星体领域取得被国际天文学界赞赏的成果，父亲还是很肯定的，并且放宽标准说：“科学家只要爱国，就算政治好。”当然，这是就总体而言。在生活中，还不免常对这个不问政治的儿子表示不满，但却无伤大局。

事实上，兆民对父亲的了解，远不如对类星体了解得深入、细致。所以，父亲此时的思绪究竟在什么地方，他实在不能把握。

“我们家，”老人从沉思中醒来，“从你二伯、三伯，五叔六叔，到七叔八叔……都参加了红军，活到今天的，还有几个？大多死在苏区战场、长征途中，还有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中了。你大哥兆红牺牲在了朝鲜战场。革命是自愿的，该牺牲的时候，就牺牲吧，不要有什么怨言。该讲话的时候，还是要讲话。风气不正，就是对革命的亵渎、背叛，共产党人不能视而不见，装糊涂。我们流了那么多鲜血，付出那么昂贵的代价，连这点正气都保不住，就太可耻了！”

“保得住的。”兆民说这话时心里酸酸的。老父亲奋斗一生，挫折一生。是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改变了中国，可谓大起大落，轰轰烈烈。现在，他们那辈人快走光了，大潮退去，换了人间。他是研究星空、探索星体的，父亲何尝不是头顶上的一颗星？他们那个星系，已经走出太阳系，飘落到更远的地方去了。他虽然晚出生，毕竟还是那个时代的产儿。那时的天空，那时的大地，那时的风和雨，都嵌入了他的生命之中。当这个时代快要逝去的时候，才觉得它的珍贵！就是那个星系缔造了今天，说它成就也罢，错误也罢，都是浑然一体的。正所谓，“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”。新的星系，同样有正负、有阴阳、有清浊的，它们有继承性。

如今，老父亲这个后卫司令、收容队队长，还在后卫，还在收容。趁着还有那么一点点动力，一点点光和热，为他那个时代，为他那一辈人的光荣和梦想尽最后一点责任。曾兆民突然觉醒，要赶快捕捉那颗就要从天文望远镜中消失的“星辰”！

二

曾纪耘的家在江西省清水江边碧城重镇曾家畈的青马岗。

清水江源头在五岭山区。那里气候湿润，雨林茂密，山中溪流汇聚成河，冲出峡谷，进入曾家畈所在的盆地，涌入赣江。清水江因其水流充沛，平缓清澈，有明镜般的妩媚，被当地人称作美女江。千百年来，她为两岸的农耕、渔猎、交通，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便利。

曾家畈坐落在清水江北岸。镇上有一条东西街，条石铺路，规格整齐。两边店铺大都是小本生意，只有三两座酒楼、五七家茶肆，逢集赶场时热热闹闹，生意才比较红火。临江的那一半有几个店家，招呼来往船只，稍显忙碌。近年由于动乱频仍，江面清冷起来，昔日帆樯往来的景象大不如前。

镇上大户曾府，原来是集市路北的一座民居，不过是个耕读人家。自从曾家老太爷追随曾大帅平定太平天国有功，晋升为偏将，获得了顶戴花翎回到故土，小院已不敷使用。当地官府士绅因他为家乡争得荣誉，出资为曾家重修住宅。于是，在曾家畈镇东高坡上建造了新的府第，人们称之为曾家大院。

太平天国灭亡，晚清朝廷刚喘了几口气，又跌落下来。好在曾家大院远离京城，没有因为清廷衰败而败落。然而，风光虽然依旧，稀罕的新事物却不断从北京、上海、广东传入大院里。其频率由半年到三个月、两个月、一个月……这些信息就像清水江的浪花，不断拍打着古镇的岸石，浸润着古镇的土地，渐渐地使旧日的生活秩序一块一块地崩塌、跌落。镇上建起了邮政局，接着又通了电话、电报。时代的风雨，乘着物质文明的车轮，堂而皇之地降临了。

曾纪耘的祖父曾旺，是曾家大院的马夫。曾老太爷从剿灭“长毛”前线带回来的，镇上的人都叫他旺仔。据说在攻打芜湖的战役中，他救过曾老太爷的命。那匹号称“追风”的大青马，是皇上赐予的。青马性情刚烈，



快马追风；而旺仔的本事在于：马跑多快，人跑多快，马到了，人也到了。

因为旺仔不但救了老爷，也救了青马。马通人性，与旺仔成为莫逆。

太平天国的覆灭，给大清国打了一针强心剂。可是，没多久药劲一过，危机更甚。青马随主人南归，尽管清水江畔风光旖旎，无奈前面江流横亘，身后水田局促，久居槽头，水土不服，它常常仰天悲鸣。旺仔深知青马情怀，每天陪它到江边溜达，想让它适应。青马的天性好胜、倔强，宁肯披肝沥胆驰骋疆场，不愿养尊处优困守槽头。久而久之抑郁成疾，先是害瞽眼双目失明，后来又患绞肠痧，倒地挣扎，一命呜呼。

恰在此时，山东捻军、河北白莲教起义，清廷急召曾老爷进京。老人家着急，摔了一跤，卧床不起。弥留之际，安排后事，嘱咐儿子要好生对待旺仔，授予曾姓，收为家人；又把埋葬青马的荒山，命名青马岗，山坝里的土地给予旺仔，让他娶妻生子，养家糊口。

青马岗就在清水江边。那块地实在是个乱石窝，土壤山石各一半，荒草杂树竞相疯长。曾家久不经营，外人不敢问津。现在给了旺仔，镇上人说谅他也不敢去，那是个狐仙鬼怪出没、毒蛇猛兽盘踞之地。

送走了老太爷，曾旺娶了亲，第二年就在青马岗下盖了一间简易住房，带着媳妇，告别曾家大院，住进了自己的“家”。曾家畈的人不了解，如旺仔这样的人，一旦有了自己的土地，并且还有了自己的女人，不仅让他的人身获得了自由，而且使他的生命获得了和谐，由此而产生的激情、勇气和胆量会多么惊人！进而释放出来的顽强意志和持久不懈的能量，又是何等骄人。

二十年时光，青马岗下筑起道道石堰，辟出层层梯田，旱作的稻谷，丰收的红苕，足以使这个自由之家获得生育发展的良机。当曾旺累得直不起腰时，他的儿子曾强顶替上来了。

吃着红米饭，就着清水江里的鱼虾长大的曾强果然很强。十七岁娶妻，十八岁得子。十几年下来，妻子为他生了八男四女。远离曾家畈的青马岗，靠着红米饭和红苕，养活了一大家人口。曾老爷虽然西归，荫庇尚

在，曾旺一家温饱不愁，人丁兴旺。

当地的风俗礼仪，曾强知道得很少。曾家大院古老文化虽然深厚，但通往青马岗的这条线却比较单薄、纤细。特别是在社会大动荡中，更是若即若离，给青马岗减去了许多束缚。兵荒马乱的年月，青马岗倒成了一块福地。

曾旺在江边救起一位负伤落水漂流而来的“清军”，都是军人，同病相怜。在他家养伤的几个月里，军爷做了家庭塾师。曾强和他的儿女有了识字的机会。而这位军爷，除了教识字，还告诉他们外边的世界起了变化。不是“长毛”死灰复燃，而是兴起了革命党，首领叫孙中山，外号孙大炮，天下已经不是原来的天下了！

“地上跑火车，河里跑火轮，老总背的是火枪，放的是火炮，射得远，炸得惨，惹不起，都跟一个‘火’字连在一起！”

“噢，”曾强恍然大悟，“清水江里有时还开过洋船，逆水、顺水一样快。船上有烟囱，冒着黑烟，拉着长笛，转眼就过去了。留下的水浪把江上的木船晃得像是打秋千，好险哟！”

年轻的曾强对世事变化好奇、敏感，年老的父亲已近黄昏。与儿子相比，曾旺好像活在过去，而曾强则似乎活在未来。

有一次，曾强看到火轮上堆满鼓鼓囊囊的麻袋，船舷吃水很深，船行速度缓慢，连鸣笛都有些沙哑。他来了兴趣：这船上装的是啥东西？在镇上，他终于问明白了：船上装的是油桐籽。外国人收购这个，运往广州，价钱不低。“哦，还有这种事情！”他立刻想到，青马岗的坡地该是种油桐树的好地方。“稻谷、红苕不要种那么多了，只要全家够吃，外加给大院缴纳的就可以了。腾出地来，全种油桐树！”

果然，几年之后，青马岗这个世外桃源里油桐树成林，采摘的第一批油桐籽质量上乘。精明的收购商看好这片林子，愿付定金包购。

曾旺辞世前嘱咐曾强：死后把他葬在青马旁边，他要与老友睡在一起。遵照父亲的遗愿，曾强带领儿女们就地取材，为老父做棺、筑墓，料理后事。

老父过世后，曾强靠卖油桐籽的收入，为儿女们盖起了新房。



曾家畈的人们突然发现，青马岗下，绿树丛中不知何时“长”出了几间新房。在紧靠青马岗的江边，还用木桩搭建起一座简易码头。

在古镇曾家畈周围，在清水江两岸，人们习惯于老旧的生活，水，缓缓地流，路，慢慢地走，四季轮回，岁岁如常。虽然听说远处闹过“长毛”后，又有白莲教造反，近期还出了革命党，但那都是远在天边的事，仅只风闻而已。可是，青马岗突然冒出了新房，江边还修了码头，远方来的帆船就在那里落帆装货，这些成了爆炸性新闻。

曾家畈逢场赶集的街头，议论纷纷：

噢，旺仔家发了！

那是青马显灵！

娘的，风水错乱了！

是啊，青马岗是曾家大院的风水宝地，怎么可以挤进去一个奴才？那还不乱了？

这，也自然引起了曾家大院的注意。

远在天边的社会动荡与草民无关，该穷还穷，该难还难，就像清水江的水照旧日夜流。然而，对于曾家大院就不一样了。他们的家族，分布在清水江两岸，他们的触角延伸得更远，可说是通天通地通江海。社会动荡，朝廷危急，在草民那里，不过是微风轻拂，而在曾家大院却似风暴来临，须尽力防守。

曾家大院只好变着法子自救。

先是洋务运动冲击，后是辛亥革命震撼，曾家大院承受着一波又一波的巨浪，不得不逐渐改弦更张。

现在当家的是曾老爷子的长孙曾树仁。

时局的巨变虽然暂时还未发生在他身边，但他已经敏锐地感到危机逼近，似乎已经听到乾坤裂变的声音。那声音并不大，隐隐约约，或明或暗，让他忧虑。曾家大院的百年基业，万万不能败在他的手里。他的父亲整日里不务实事，是以不变应万变对付过来的；而他只能以变应变，防备祖宗基业崩毁。于是，他借用祖父的名望，让二弟树义去上海招商局投